

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鳥二

孔雀

交趾 羅州 王軒 燕

漢燕 胡燕 千歲燕 晉瑞 元道康 范質

鷓鴣

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

鷓（鴿附）

知太歲 張 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乾陵 鴿信 雞

陳倉寶雞 楚雞 衛女 長鳴雞 沉鳴雞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

祝雞公 朱綜 代郡亭 高嶷 天後 衛鎬 合肥富人

孔雀

交趾

交趾郡人多養孔雀，或遣人以充口腹，或殺之以為脯臘。人又養其雛為媒，旁施網罟，捕野孔雀。伺其飛下，則牽網橫掩之，彩其金翠毛，裝為扇拂。或全株，生截其尾，以為方物。雲，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羅州

羅州山中多孔雀，群飛者數十為偶。雌者尾短，無金翠。雄者生三年，有小尾，五年成大尾。始春而生，三四月後復凋，與花萼相榮衰。然自喜其尾而甚妒，凡欲山棲，必先擇有置尾之地，然後止焉。南人生捕者，候甚雨，往擒之，尾沾而重，不能高翔，人雖至。且愛其尾，恐人所傷，不復奮翔也。雖馴養頗久，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，必逐而啄之。芳時媚景，聞管弦笙歌，必舒張翅尾，盼睇而舞，若有意焉。山谷夷民烹而食之，味如鵝，解百毒。人食其肉，飲藥不能愈病。其血與其首，解大毒。南人得其卵，使雞伏之即成。其腳稍屈，其鳴若曰「都護」。土人取其尾者，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，伺過，急斷其尾，若不即斷，回首一顧，金翠無復光彩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王軒

盧肇住在京南海，見從事王軒有孔雀。一日奴來告曰：「蛇盤孔雀，且毒死矣。」軒令救之，其走卒笑而不救，軒怒，卒云：「蛇與孔雀偶。」（出《紀聞》）

漢燕

葶泥為窠，聲多稍小者漢燕。陶勝力注《本草》云，紫胸輕小者是越燕，胸斑黑聲大者是胡燕。其作巢喜長，越燕不入藥用。越與漢，亦小差耳。（出《世說》）

胡燕

凡狐白貂鼠之類，燕見之則毛脫，或燕蟄於水底。舊說燕不入室，取桐為男女各一，投井中，燕必來。胸斑黑聲大，名胡燕，其窠有容匹素者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千歲燕

齊魯之間，謂燕為乙，作巢避戊己。《玄中記》云，千歲之燕戶北向。《述異要》云，五百歲燕生鬚髯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晉瑞

魏禪晉歲，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，時有飛翔去來。有司即聞奏，帝使羅者張之，得一白燕，以為神物，以金為籠，致於宮內，旬日不知所在。論者云：「金德之瑞。」昔師曠時，有白燕來巢，檢瑞應圖，果如所論。師曠，晉人也，古今之議相符焉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元道康

後魏元道康字景怡，居林慮山，雲棲幽谷，靜掩衡茅，不下人間，逾二十載。服餌芝木，以娛其志。高歡為丞相，前後三辟不就。道康以時方亂，不欲應之。至高洋，又徵，亦不起。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為巢，歲歲未嘗不至。道康以連徵不去，又（「又」原作「有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懼見禍，（「禍」原作「抑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不覺嗟咨。是夕，秋月朗然，清風颯至。道康向月微思，忽聞燕呼康字云：「景怡，卿本澹然為樂，今何愁思之深耶？」道康驚異，乃知是燕。又曰：「景怡景怡，樂以終身。」康曰：「爾為禽而語，何巢我屋？」燕曰：「我為上帝所罪，暫為禽耳。以卿盛德，故來相依。」道康曰：「我忘利，不售人間，所以閉關服道，寧昌其德，為卿所調？」燕曰：「海內棲隱，盡名譽耳。獨卿知道，卓然羣外，所以神祇敬屬，萬靈歸德。」燕曰：「我來日晝時，往前溪相報。」道康乃策杖南溪，以伺其至。及晝，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，一化為青衣童子，一化為青衣女子。前來謂道康曰：「今我便歸，以卿相命，故來此化。然無以留別，卿有隱志，幽陰見嘉，卿之壽更四十歲，以此相報。」言訖，復為雙燕飛去，不知所往。時道康已年四十，後果終八十一。

范質

漢戶部侍郎范質言，嘗有燕巢於舍下，育數雛，已哺食矣。其雌者為貓所搏食之，雄者啁啾，久之方去。即時又與一燕為匹而至，哺雛如故。不數日，諸雛相次墮地，宛轉而僵。兒童剖腹視之，則有蒺藜子在嚙中，蓋為繼偶者所害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鷓鴣

飛數

鷓鴣飛數逐月，如正月，一飛而止於窠中，不復起矣。十二月十二起，最難彩，南人設網取之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飛南向

鷓鴣似雌雉，飛但南，不向北。楊孚《交州異物志》云：「鳥像雌雉，名鷓鴣，其志懷南，不思北徂。」（出《曠志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廣記》）

吳楚鷓鴣

鷓鴣，吳楚之野悉有。嶺南偏多此鳥。肉白而脆，遠勝雞雉。能解冶葛並菌毒，臆前有白圓點，背上間紫赤毛。其大如野雞，多對啼。《南越志》云：「鷓鴣雖東西迴翔，然開翅之始，必先南翥。其鳴自呼『社』（明抄本「社」作「杜」）薄州。」又《本草》云：「自呼『鉤輅格磔。』」李群玉《山行聞鷓鴣》詩云：「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鉤輅格磔聲。」（出《嶺南錄異》）

鷓鴣知太歲

鷓鴣知太歲之所在，《博物志》云：「鷓鴣窠背太歲。」此非才智，任自然爾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「鷓鴣識歲多風，去（去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喬木，巢傍枝。」（出《說文》）

又鷓鴣構窠，取在樹杪枝，不取墮地者，又纏枝受卵。端午日午時，焚其巢，灸病者，疾立愈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顥

常山張顥為梁相，天新雨後，有鳥如山鷓，稍下墮地，民拾取，即化為一圓石。顥椎破之，得一金印，文曰「忠孝侯印。」顥以上聞。藏之秘府。顥後官至太尉，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，上表言：「堯舜之時，嘗有此官，今天降印，宜應復。」

條支國

章帝永寧元年，條支國有來進異瑞，有鳥名鷓鴣，形高七尺，解人言。其國太平，鷓鴣群翔。昔漢武時，四夷賓服，有致此鷓，馴善。有吉樂事，則鼓翼翔鳴。按莊周云：「雕陵之鷓，蓋其類也。」（出《拾遺記》）

黎景逸

唐貞觀末，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，常有鷓鴣巢其側，每飯食餵之。後鄰近失布者，誣景逸盜之，係南康獄。月餘，劾不承，欲訊之，其鷓止於獄樓，向景逸歡喜，以傳語之狀。其日傳有赦，官司詰其來，云：「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。」三日而赦果至，景逸還山，乃知玄衣素衿者，鷓之所傳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昌期

汝州刺史張昌期，易之弟也，侍寵驕貴，酷暴群僚。梁駮有人白雲，有白鷓見。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，部人有鷓子七十籠矣，以蠟塗爪。至林見白鷓，有群鷓隨之，見鷓迸散，唯白者存焉。鷓竦身取之，一無損傷，而籠送之。昌期笑曰：「此鷓贖君命也。」玉叩頭曰：「此天活玉，不然，投河赴海，不敢見公。」拜謝而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崔圓妻

鷓窠中必有棟。崔圓相公妻在家時，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鷓構窠，共銜一木，大如筆管，長尺餘，安窠中，眾悉不見。俗言見鷓上樑必貴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乾陵

大歷八年，乾陵上仙觀之尊殿，有雙鷓銜柴及泥，補葺隙壤十五處。宰臣表賀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鴿信

理丞鄭復禮言，波斯船上多養鴿，鴿能飛行數千里，輒放一隻至家，以為平安信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雞

陳倉寶雞

秦穆公時，陳倉人掘地得物，若羊非羊，若豬非豬，牽以獻穆公。道逢二童子曰：「此為媼述，常在地中，食死人腦。若欲殺之，以柏插其首。」媼曰：「此二童子名為雞寶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伯。」陳倉人舍之，逐二童子，二童化為雉，飛入於林。陳倉人告穆公，發徒大獵，果得其雌，又化為石，置之汧渭之間。至文公立祠，名陳寶。雄者飛南集，今南陽雉飛縣，即其地也。（出《列異傳》）

楚雞

楚人有擔山雞者，路人問曰：「何鳥也？」擔者欺之曰：「鳳皇也。」路人曰：「我聞有鳳皇久矣，今真見之。汝賣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乃酬千金，弗與。請加倍，乃與之。方將獻楚王，經宿而鳥死。路人不遑惜其金，惟恨不得以獻耳。國人傳之，咸以為真鳳而貴，宜欲獻之。遂聞於楚王，王感其欲獻己也，召而厚賜之，過買鳳之直十倍矣。（出《笑林》）

衛女

《雉朝飛》操者，衛女傅母所作也。衛侯女嫁於齊太子，中道聞太子死，問傅母曰：「何如？」傅母曰：「且往赴（「赴」原作「當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喪。」喪畢，不肯歸，終之以死。傅母悔之，取女所自操琴，於塚上鼓之。忽有二雉俱出墓中，傅母撫雉曰：「女果為雉耶？」言未卒，俱飛而起，忽然不見。傅母悲痛，授琴作操，故曰《雉朝飛》。（出楊雄《琴清英》）

長鳴雞

漢成帝時，交趾越雋獻長鳴雞伺晨雞，即下漏驗之，晷刻無差。長鳴一食頃不絕，長距善鬥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沉鳴雞

建安三年，胥圖獻沉鳴石雞，色如丹，大如燕。常在地中，應時而鳴，聲能遠徹。其國聞其鳴，乃殺牲以祀之。當聲處掘地，得此雞。若天下平，翔飛頡頏，以為嘉瑞，亦謂寶雞。其國無雞，人聽地中，以候晷刻。道師云：「昔仙人相君彩石，入穴數里，得丹石雞，舂碎為藥。服者令人有聲氣，後天而死。」昔漢武寶鼎元年，四方貢珍怪，有琥珀燕，置之靜室，自然鳴翔，此之類也。《洛書》云：「胥圖之寶，土德之徵。大魏嘉瑞焉。」（出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）

孫休

孫休好射雉，至其時，則晨往夕返。群臣莫不上諫曰：「此小物，何足甚耽？」答曰：「雖為小物，耿介過人，朕之所以好也。」（出《語林》）

吳清

徐州民吳清，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徵。民殺雞求福，煮雞頭在盤中，忽然而鳴，其聲甚長。後破賊部邵寶、寶臨、寶載、寶、寶時、寶見

狼藉，莫之能識。清見一人著白袍，疑是主帥，遂取以聞。推校之，乃是寶首。清以功拜清河太守，越自什伍，遽升榮位。雞之妖，更為吉祥。（出《甄異記》）

廣州刺史

廣州刺史喪還，其大兒安吉，元嘉三年病死，第二兒，四年復病死。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，此雞每至天欲曉，輒在棺裡鳴三聲，甚悲徹，不異棲中鳴，一月日後，不復聞聲。（出《齊諧記》）

祝雞公

祝雞公者，洛陽人也。居屍鄉北山下，養雞百餘年，雞皆有名字，千餘頭。暮棲樹下，晝放散之。欲取呼名，即種別而至。賣雞及子，得千餘萬，輒置錢去。之吳，作養池魚。後登吳山，雞雀數百，常出其旁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

朱綜

臨淮朱綜遭母難，恒外處住。內有病，因見前婦。（「婦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婦曰：「喪禮之重，不煩數還。」綜曰：「自荼毒已來，何時至內？」婦云：「君來多矣。」綜知是魅，敕婦婢，候來，便即閉戶執之。及來，登往赴視，此物不得去，遽變老白雄雞。推問是家雞，殺之遂絕。（出劉義慶《幽明錄》）

代郡亭

代郡界中一亭，作怪不可止。有諸生壯勇者，暮行，欲止亭宿，亭吏止之。諸生曰：「我自能消此。」乃住宿食。夜諸生前坐，出一手，吹五孔笛，諸生笑謂鬼曰：「汝止（「止」原作「上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有一手，那得遍笛，我為汝吹來。」鬼云：「卿為我少指耶？」乃復引手，即有數十指出，諸生知其可擊，因拔劍砍之，得老雄雞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高嶷

唐渤海高嶷巨富，忽患月餘日，帖然而卒，心上仍暖，經日而蘇。雲，有一白衣人，眇目，把牒冥司，訟殺其妻子。嶷對元不識此老人，冥官云：「君命未盡，且放歸。」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，令射殺，魅遂絕。

天後

唐文明已後，天下諸州，進雌雞變為雄者甚多，或半已化，半未化，乃則天正位之兆。

衛鎬

衛鎬為縣官，下縣，至裡人王幸在家，方假寐，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，著黃衣，咸言乞命，叩頭再三，斯須又至。鎬甚惡其事，遂催食欲前。適鎬所親者報曰：「王幸在家窮，無物設饌，有一雞，見抱兒，已得十餘日，將欲殺之。」鎬方悟，烏衣婦人果烏雞也，遂命解放。是夜復夢，感欣然而去。（並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合肥富人

合肥有富人劉某，好食雞，每殺雞，必先刖雙足，置木櫃中，血瀝盡力，乃烹，以為去腥氣。某後病，生瘡於鬢，既愈，復生小雞足於瘡癥中。每巾櫛，必傷其足，傷即流血被面，痛楚竟日。如是積歲，無日不傷，竟以是卒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